



边地时尚——2007年贵州双年展

Fashion in The Border Area——Guizhou 2007 Biennale

□欣 觉
Xin Jue

Guizhou Biennale is to demonstrate the atmosphere in the southwest provinces that has been created by interactions home and abroad since 1980s, and in particular the new direction of young and up-coming artists.

一个以艺术探索为主的展览形式（双年展）连续举办了三次，而且展览还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与资助，这在内地，尤其是在贵州这样过去的边地，退去七八年是难得见到的现象，同时，此次展览按照总策划人叶永青的思路，主要表现西南四方“云、贵、川、渝自八十年代以来，与外界走出去，引进来多方互动形成的新的艺术氛围与景观这一现实，特别是展示年轻艺术家由此形成的新的动向，展览叫“口传与耳闻的四方”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的双年展形式借鉴于国外的类似艺术活动，每次要有一个重要的，可供思考的艺术选题作为展览理由，然后才有“老板”为此投入资金筹办这个展览，展览的出资方为贵阳市政府，而总的理由提出人则是在云南艺术圈内被称为“叶帅”的叶永青，这说明作为九十年代后期在西南极远边地——云南首倡“创库”并试图在艺术的边角地带突围而出。当有最强的开拓艺术新疆土意愿的边地云南，贵州进行这次联系策划的时候，叶永青先生

就成了当然的指挥者；能够证明这一点的还有一个理由是整个展览的策划思路是一贯的，九十年代在昆明上河会馆他策划的第一个重要展览叫“四面八方”，就是说他希望不仅边地的人要例行的“上京赶考”，也希望中心地方和其它地方的人都汇聚到所谓边地来，在“广州双年展”、“上海双年展”等之外，这次叶永青成功地开创了一个先例，所以，当此次展览以西南四方为着眼点，取名为“口传与耳闻的四方”的时候，已含了所有上面的内容，只不过现在不仅是云南在与外界进行开放式的，平等的互动，而是西南四方在进行这种活动，他的理念显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云南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一大片地方达成了共识，这或许是一个策展人最成功的地方。

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云南艺术群体的发展是多方位的，具体表现在他们的认识观念上，云南从各个方向吸取营养和向各个方向“看上去”的态度使他们的创作显得活跃而且富有创意，几次很有特色的展览表现出了这个群体从内向外正在发展的蓬勃生命力，在这条艺术道路上，“叶帅”的作用也是众所周知的，同时云南几位八十年代以来在全国影响颇大的艺术先锋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 | | | |
|----------|---------|-----|
| 1、寓言（左联） | 油画 | 杜江浩 |
| 2、姐妹花 | 油画 | 李季 |
| 3、永远甜蜜 | 行为 / 摄影 | 孙国娟 |
| 4、室内寓言 | 丙烯 | 郭伟 |
| 5、每天的晚宴 | 油画 | 庞茂琨 |
| 6、我们来了 | 纸上作品 | 周路 |
| 7、冲撞 | 油画 | 朱海 |



当然，对这次成功的展览我们必须重点提到贵州艺术群体和政府的互动，首先贵州有一个具有强烈进取精神的艺术群体，他们的宗旨十分有意思，应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贵州群体是四方中唯一特别在乎地域文化优势的一帮人，因为他们与众不同的强调自己“自发、自足、不规则”的“野性”本性存在，“野性”是他们对自己艺术本质的定位，他们解释说“它杂乱、自由、自然、无目的的生长本身……无意中表达了天地，自然和生命中的一些本源的内在法则”，笔者十分欣赏他们的自信与自由，事实上，所谓艺术无外乎来自于作为艺术家本人天生的资质——敏感，而他敏感的对象则是他们所处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和自然的环境（也包括自己的内心），正是这些现实才能成为艺术本质的真实，贵州与全国不一样，中国与世界又能不一样实际上是由此而来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同时艺术活动的丰富性甚至原创力本身的某一方面就来自其多源性的生活之中，所谓内在法则即是指它们可能更能反映出超出当前文化规定的那些自然之核。虽然贵州当代艺术活动的面貌事实上是多种多样的，而且看上去还是主流面貌，但贵州群体表达的基本思想反映了他们以前实践过，现在也正在实践，并正在国际化大潮下更严肃的面对的这一老而又新的课题，他们的表述是发自内心的。

应该看到，近几年贵州、云南这两个典型的边地省份都更新了自己的头脑，特别是对于自己发展方向有了全新的想法，那就是当他们离“中心”远到这样地步之后，他们就只能重新审视自己去设法避开劣势，找到优势，所以，他们都发现了建立一种新地理格局和文化格局的方法，如更加国际化（云南）和更加开放（贵州），这

种思想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昆明真的正越来越象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包括创库大量引进外国艺术家来工作、交流等），而贵阳市委宣传部，文联，美协对“双年展”的联袂支持与表态则在西部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形象。之所以有这种姿态，我想这跟贵州艺术群体企望实现某种文化转型有关，双年展作为一种实验就是向既成的现状发出挑战，当然其前沿的文化碰撞少不了尖锐和一点残酷。

应该说，在这方面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和重庆市的政府在文化态度上是持续的开明化和不断的在解放，从而给该地的文艺繁荣提供了条件，带来了生机，原旧思维认定边地文化政策必定滞后的观念，在这几年的进步中已大大得到了改观。

川、渝两地在历史上是西部地区的前沿，成渝没分家之前，两地的学统比较一致，即大部分艺术思想传统、技法传统源自于四川美术学院（包括云、贵的相当一部分较早的作者群），这个群体是有自己共同的特色的，自从两地分家后（已十年），地域差异就明显表现了出来，从成都来讲，它的传统文化氛围较好，所以过去的艺术创作中充满着一种乡情或诗情的情调，讲究节奏要舒缓（虽然也有八·五新潮冲击），所以，当成都这个城市在九十年代突然十分激进地宣称要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其姿态一下变得十分“前卫”时曾叫人十分不解，也可能源于当时国内的“国际化”潮流，不管怎么说，成都人的艺术观念和和行为曾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记得成都艺术展开幕的盛况，也记得成都艺术家在和国际接轨上所做的那些大胆的努力，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几年，成都的新艺术活动曾叫全国的行内人刮目相看，连有中国“当代艺术之父”之称的栗宪庭也一度驻扎在成都准备做一番事业，而事实



是，成都这个城市具有许多中国内地城市都不具备的文化特殊性，它的文化来源之庞杂可以从川剧上略见一斑，它的人种来源之庞杂可以从人们的脸相上略见一斑，而最主要的是它把王都、江浙文气和南蛮村野之气融合在一起，人们性格上的矛盾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成都打造一个较西化的国际化文化形态的愿望正好比在一锅杂烩中又倒进一种醋，它只是使这个地域文化的因素更为复杂，面貌更为模糊，成都具有文化自信是有道理的，但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特色或许从两棵长青树上能看到端倪，一个是何多苓，另一个是周春芽，我们看到的成都艺术家绝大部分都很有才华，尤其是他们的观念艺术创作动力在西部是首屈一指的。

重庆或叫渝是原整个大西南地区美术人材的主要输送地，四川美术学院是中国原有的（除中央美院外）七大美术“诸侯”之一，可以想象它的系统之深，其在边地影响力之大，应该说，今天的另外三方的艺术中或多或少有它的影子，但是，四川美院的优势却和重庆本土没有很大的关系，重庆过去是一座工业城市，今天正全力以赴忙经济发展，相对而言，这个城市缺乏自己的文化发展战略，四川美院只是在一个似乎和美术文化关系不大的城市里孤军奋战，这是一个沙漠中的绿洲，正因为地域文化的影响较小（过去它比较依赖四川提供的资源），所以四川美术学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直都在努力“向外看”，是身不由己的一直向外看的一个群体，本次展览的策划人“叶帅”本人的“向外看”思想中的根即来自于叫做黄桷坪的一条街的小地方，四川美院八十年代新群体中出过的重要人物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罗中立之外，还有云南的叶永青，成都的何多苓以及目前市场正热的张晓刚等，这些人的重要性在于他们都从四川美院传统出来，却奔向了各自不同的艺术方向，在中国当代的艺术版图中均可割据一方，这在全国各种美院培养的人材中都是相当罕见的，只不过“四川美院现象”并没有在当代艺评家思想中加以很好梳理整合而已。

如果要评价这次展览作品选择的重点，我认为也是符合双年展这种形式的国际潮流主旨的。发现新人和推介年轻艺术家是每一届类似展览的当然责任，本次展览中反映出来的70年代和80年代生人中，尤其是八十年代作者和前辈已有完全不同的艺术趣味和探索方向，不过八十年代的“迷惘”并不能代表他们的未来，所以，随

- | | | |
|----------|------|-----|
| 1、狗的预言 | 行为 | 罗子丹 |
| 2、《晨曦》之三 | 布面油画 | 郭晋 |
| 3、彼岸 | 布面油画 | 李革 |



着年龄的增长以及进入社会的深度，他们的艺术还有相当大的变动可能，看清楚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本届双年展中这个群体表现出来的一些“脆弱和冷漠的话语”（唐志刚语）方式在这次展览中成为一个关注重点是十分正常的。在中国今天的艺术座标上没有当代而只有当下，所以年轻人的感受就是这个时代的真理，他们只要遵循着自己的敏感和真实，余下的任何转折发生都会有一个合理的前提。

当然，以此相关的话题是，在当下中容易产生“中国样式”这已是没有疑问的了，但是全球话语中的链接渠道却并不因此必然畅通，这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中国特殊性上的任何误解都应该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无论是创作或艺术批评注意到并自己加深理解关乎中国艺术的未来，年轻人更不可不知。最后一个问题是交通、资讯的发达正消弭地理的、文化的距离，年轻艺术家越来越难以成为“经典”性人物，今天的“多元化”概念也正包含这个意思。他们应正视这一现实。

The concept of the Guizhou Biennale has been advanced through the aid of artists and curator, Ye Yongqing. It is to demonstrate the atmosphere in the southwest provinces (Yunnan, Guizhou, Sichuan and Chongqing) that has been created by interactions home and abroad since 1980s, and in particular the new direction of young and up-coming artists.

The flowering arts in the four provinces have made the biennale possible. The border provinces, Yunnan and Guizhou, have found their own ways to establish a new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image. For instance, more 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open policies have already gained favorable results in both Sichuan and Chongqing. Most of the artistic traditions and techniques originated in Sichuan Fine Art Institute where artists in Chengdu have made great efforts in the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new artistic activities launched in the late 20th to early 21st century have left others to wonder in admiration. The Sichuan Fine Art Institute (located in Chongqing) is the birthplace of artists for the southwest of China. These artists are of great influence in the greater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world.

Works on display at the Guizhou Biennale will bear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biennale, just as any exhibition of a similar kind, introduces young artists, and it is the frail and chilly discourses represented of those artists born in the last 30 years will be the highlight of the exhibition.